

香港話：最洋化的方言

莊澤義

廣東人說廣東話，¹香港人也說廣東話。但是，認真地考察起來，香港人說的廣東話，跟內地人說的不盡相同。爲了敘述方便，我們姑且把香港人說的廣東話叫做「香港話」，而廣東人說的則仍稱之爲「廣東話」。

香港話跟廣東話最大的區別在於它的洋。

漢語對外來詞的抗拒

跟世界各國的語言相比，漢語是相當傳統和保守的，它對外來詞經常表現出強烈的抗拒。外來詞一向很難滲入漢語，成爲它的基本語彙。

例如，「五四」時期的外來詞「德謨克拉西」和「賽因斯」風頭甚勁，甚至已被漢化爲「德先生」與「賽先生」，運動甫過，便分別被「民主」和「科學」所替代；又如國外新的醫藥產品「維他命」和「盤尼西林」面世不久，很快便有人替它命名爲「維生素」和「青黴素」；即使在大陸向蘇聯一邊倒的歲月裏，從「老大哥」那裏進口的「布拉吉」和「康拜因」雖然時髦過一陣，後來也還是分別被漢化爲「連衣裙」和「聯合收割機」了。

漢語這種強烈的排外性，我以爲是跟中國長期閉關自守有關。民族共同語如此，方言便更加土氣十足了。除了閩、粵方言之外，其他方言對外來詞的抗拒，比起民族共同語來，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廣東話夠洋，香港話更洋

在中國七大方言中，吸收外來語最多的是廣東話，如：波(球)、仙(銅元)、冷(毛線)、襖(襯衫)、菲林(膠卷)、晒士(尺碼)、芝士(奶酪)、忌廉(奶油)、的士(計程車)、巴士(公共汽車)等等；不過這些很多都是港澳詞，非廣州人借用。據饒秉才《廣州話方言詞典》書後所附《廣州話方言詞彙特點》一文中統計，在廣東話裏得到普遍應用的源自英語的外來詞有二百多個。單純從數字上看並不多，但是那二百多個外來詞都是常用詞，在口語和文字上的使用頻率頗高，這就令廣東方言帶上了濃厚的洋化色彩。

在如此洋化的粵方言面前，官話方言、吳方言、贛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甚

1 廣東流通的方言很多，本文所謂「廣東話」，專指「廣州話」而言。

至閩方言，都要為自己的土裏土氣而自愧了。不過，自從近數十年間香港話崛起之後，廣東話頭頂「最洋化的方言」這頂桂冠，便被香港話奪得了。

近年來外來詞增加的速度奇快

在香港，時下聽一般人說話，三五句當中便夾上一兩個外來詞：如見面時打招呼時的 hi，分別時的 bye-bye，道謝時的 thanks，道歉時的 sorry，表示同意的 OK，表示明白的 I see。還有好 in 呀，好 sharp 呀，至 hit 呀，至 yeah 呀，去 shopping 呀，做 facial 呀，開 O. T. 呀，做 part time 呀，high high 地呀，cheap cheap 地呀。五花八門，不勝枚舉。

新一代香港人使用外來詞，以下的特點：

一、直截

本來，像「甫士」、「卡士」、「畸士」、「拍拿」、「巴仙」、「快勞」、「派對」等老牌外來詞在當年流行時，便有相應的方言音譯詞可供書面語之用。但是，近年由於香港話裏的外來詞增加的速度奇快，人們已等不及方言的音譯詞出現便直接使用原文夾雜在自己的口語中運用了。甚至連前頭所說的「甫士」、「卡士」、「畸士」、「拍拿」、「巴仙」、「快勞」、「派對」等，新一代香港人在使用時也寧肯直接用原文 pose、cast、case、partner、percent、file、party，而懶得再去想音譯詞是如何寫的了。這種情形是語言的混用，和借詞的情況不同。下面的介紹，將不仔細區別這兩種現象。

二、簡省

三個音節以上的外來詞，在運用時大多被簡化，例如：

把 qualification 簡化為 quali，如：騷 quali（炫耀本錢）；

把 understand 簡化為 un，如：你 un 唔 un（你明白不明白）；

把 professional 簡化為 pro，如：好 pro（很專業）；

把 computer 簡化為 compu，如：買 compu（買電腦）；

把 over time 簡化為 O. T.，如：開 O. T.（加班工作）；

把 university 簡化為 U，如：入 U（考上了大學）。

三、名詞、動詞、形容詞三分天下

老一代的外來詞以名詞居多，它們多是外國特有事物的音譯；而新一代的外來詞則是名詞、動詞與形容詞三分天下，而且許多是方言中原來已經有等義的詞語可供表達了。例如：BBQ（野外燒烤）、fans（歌迷）、cash（現金）、mind（介意）、keep（保持）、check（檢查）、top（一流）、smart（時髦）、upset（憂傷）。

介詞與連接詞則幾乎悉數不用，只有在這一點上是與老一代的外來詞相同的。

四、幽默

有一些是從廣東方言詞故意硬譯成英語的，這種英語英國人聽不明白，可是聽在本地人耳中卻十分惹笑。如：把粵語詞「十五十六」（形容心裏七上八下）譯成

fifteen—sixteen；把粵語詞「冇眼睇」(不理睬)譯成 no eye see；把粵語詞「冇錢冇得傾」(沒錢就別談)譯成 no money no talk；把粵語詞「寸」(囂張)譯成 inch，有人又把「寸」衍化為 cm (厘米)，我們在街頭可以聽到年青人說的俏皮話：「你唔好咁 cm！」(你不要這麼囂張)

這類詞語不多，而且在流行了一段時間之後，惹笑效應一旦消失，它們便被大家遺棄，例如九十年代初期極流行的 game over (玩完，相當於國語的「完蛋」、fly up (飛起，相當於國語中的「撇掉戀愛中的對象」)，如今要是有人再說，便要被人笑為「老土」了。

五、多樣化

雖然，新一代香港人使用外來詞的時候，仍然像上一代一樣：句法仍是漢語的語法，一句話之中偶而間雜一至兩個外來詞。即使是英語程度極好的白領，在日常的溝通中也不會夾雜過多的英語或全用英語說話，以免給人「有意炫耀」的惡劣印象。可是，新一代香港人使用外來詞的樣式就豐富得多了，這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大量組詞：就拿 band 這個詞來說，它原是「一夥、一幫、一羣人」的意思，亦可解釋為「樂隊」。香港人用它組成了大量的具有強烈本地色彩的詞語，其意蘊已遠遠超過英文 band 的原義和使用範圍。

最早出現的詞組是「夾 band」，意思是組織樂隊；後來亦用「夾 band」形容志趣相投。「打 band」解釋「合奏」；後來又出現一句「friend 過打 band」的俗語，用來形容兩人的友情密切，比起「打 band」(合奏)更加合拍。樂隊組成之後，開始演奏，叫做「開 band」；其後，「開 band」又引伸解釋為「開始」，黑社會更借用為「打架」的代名詞。樂隊演奏完畢，收工大吉，叫做「收 band」；後來人們把收工、收檔也叫「收 band」。「散 band」則意指樂隊解散，band 仔(樂隊成員，年紀大的叫做「band 友」)各奔前程，又引伸解釋為散會或男女分手。最近還見有活用做動詞的，如：若然路人欣賞得較耐，佢地亦會撩佢一齊 band。(要是有人欣賞得比較久，他們還會挑動他一起演奏。)²

(二)在使用動詞、形容詞的時候，大量運用「AD」、「A 唔 A」、「A 唔 AB」、「AA 地」的粵方言組詞格式：如 fit D (健美些)、sharp D (鮮麗些)、do 唔 do (幹不幹)、mind 唔 mind (介意不介意)、un 唔 un (明白不明白)，以上的格式大多限於單音節的英語借用詞；hap 唔 happy (開心不開心)、like 唔 likey (喜歡不喜歡)、high high 地(有點兒興奮)、cheap cheap 地(有點兒低賤)、in in 地(有點兒時代感)。

(三)詞類活用：如「最 man 的男人」，把 man 用作形容詞，解釋為最有男人味

2 參考彭志銘《次文化語言》，頁 198-202。

的、最有陽剛氣的；還有上面所說的把 band 活用為動詞，解釋為「演奏」。這類活用的例子暫時不多，但頗值得留意。

(四)諧音雙關：如書名《鹹味 JOKE》，joke 的意思是笑話，讀音則如粵語中的「粥」。按書名的讀音，是「鹹味粥」；把其中的英語詞譯出來，則是鹹味笑話（粵語中「鹹味」指內容牽涉色情），joke 一語雙關，引發聯想。

Fun 是最近被用得很多很濫的詞，fun 意思是歡樂，讀音則如粵語中的「紛」。無線電視台有個介紹中國名勝的節目叫「江山如此多 FUN」，某航空公司以「氣氛、繽紛、FUN」作為其招徠口號，還有某報娛樂版以「娛樂繽紛 FUN」為名……利用 fun 與「紛」的諧音關係製造一語雙關的修辭效果，遠不如上面所舉的那個書名運用得那麼巧妙自然，因為單獨一個「紛」字除了引起「紛亂」的聯想之外，很難另有甚麼奇妙的啟示了。

香港話的「源」是廣東話，但作為「流」的香港話裏的外來詞比廣東話多得多。據香港中文大學學生莊荅最近搜集統計，活躍在香港人口語中英語借用詞有四百個，其中直接使用英語原文的詞語有二百四十個。³筆者相信這個統計尚不完備，活躍在香港人口語中的英語借用詞應該有五百個左右。

香港話洋化的因由探析

香港話的外來詞為甚麼比廣東話多呢？

第一，香港自開埠以來，便是一個華洋雜處的地方，英語與粵語同時被承認為香港人的母語。在香港，本地人在口語中夾雜幾個外來詞，跟外國人在口語中夾雜幾個粵語方言詞，兩種表達同樣大行其道，相映成趣。

第二，在內地，「反對崇洋媚外」和「推廣普通話」的運動，對廣東話裏的外來詞都有很大的衝擊。在十年文革中，廣東人怕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都把自己口語中原先習慣使用的外來詞悄悄地改為普通話裏的說法。直到近十多年「南大門」開放，廣東話裏的外來詞才又「鹹魚翻生」。

而在香港，因為沒有政治因素的干預，民間搞的「推廣普通話運動」還不成氣候，所以香港話裏的外來詞可以說一直是放任、自由地發展。要是一個香港人不能流利地用這種「半中不西」的香港話表達思想，那麼他一定是初臨貴境的新移民了。（現在，在大街上巡邏的警察，也往往考幾個香港話裏常用的外來詞作為識別偷渡客的手段之一。）

第三，在內地，廣東話的外來詞只限於在口語中運用，在電臺的方言廣播以及電視臺的方言劇集中語言大多經過編輯人員細心地規範和淨化，所以在電臺及電視臺所說的方言中，外來詞已被剔除殆盡。再說，廣東人在印刷物上接觸到的則幾乎是清一

3 見拙編《省港民間俗語》附錄部分。

色的普通話。因此，廣東話裏的外來詞很難得到廣泛的傳播。

在香港，情況恰恰相反，絕大多數的傳播媒介都以香港話為大眾接受的通用語言；最重要的是，傳媒使用的香港話都保持著香港人口語中夾雜外來詞的「原汁原味」。翻開時下最暢銷的八卦周刊，其中有一半的文章是用這種香港話寫的，每隔三五行便可以讀到一截「雞腸」（英語詞）。借助傳媒的力量，原先只在某個小圈子裏流行的外來詞，很快便在整個社會流行開來。

洋化的作用與後果

香港話最洋化，不斷吸收外來詞，豐富了自身的表達能力，以下隨手從八卦刊物上抄摘幾段話為例：

- 就算阿 Lam 嘅 concert 要 cut 一、兩場，實在也非戰之罪。（就算林子祥的演唱會要刪除一兩場，實在也非戰之罪。）

- ZEN 有一班音樂人中 back up，加上音樂形象 young D，偏向偶像型，容易令人受落。（ZEN 這支樂隊有一班音樂人在背後支持，加上音樂形象也年青些，比較容易被人接受。）

- Vivian 個 design 應該係最具心思的一個，尤其是個卡通仔畫得好 Q。（黎瑞恩那個設計是最具心思的一個，尤其是那卡通人物畫得很漂亮。）

- 張瑪莉自愛上拍攝，日日攞住相機周圍影相，可能行得路多，日子有功，身段操到 top fit。（張瑪莉自從愛上攝影之後，天天帶著照相機到處拍照，可能走的路多，天長日久，把她優美的身裁鍛鍊到巔峯狀態。）

這種半西不中的香港話，外省人聽到會相當刺耳，就算是廣東人也不會完全明白；但是，本地人卻覺得親切、過癮，要是把以上那些話譯成普通話，那就搔不到香港人心頭的癢處了。這就難怪八卦周刊都要求它的記者除了能熟練地運用中文之外，還要能寫得一手流利的香港話。爲了遷就廣大本地讀者的閱讀口味，八卦周刊被迫「玩中文」——周刊裏超過一半的文章是用香港話寫作的。

最洋化的香港話，拉開了它與廣東話的距離。

自然，香港話跟普通話的距離，就比廣東話跟普通話的距離更加遙遠了。前中國國家語委的一位領導前年訪港，在一次演講中曾以舊上海的「洋涇浜」語言現象為例，指出香港在「九七」之後香港話將很快「土化」，向全民語言靠攏，毋須過慮云云。筆者則不以爲然，香港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背景，比起當年的上海有很大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承諾「九七」之後香港的社會制度五十年不變，亦即是說，香港話「洋化」的社會基礎仍然會長期保存。倘若未來特區沒有很好的對策，香港話將繼續洋化下去，繼續嚴重地干擾普通話在香港的推廣。

一切有志在港推廣普通話的人士和未來特區的文化智囊們，對此要有清晰的認識和充分的思想準備才好。